

文 學 叢 刊

囚 綠 記

蠡

陸

文 化 生 活 出

有版權

囚綠記

陸蠡作

發行人

吳文林

發行所

文化生活出版社

上海路一弄八號
重慶路一四五號

印刷所

文化生活出版社

定價四元

巴金主編

文學叢刊

第六集
共六十冊

魚汛	三月天	荒	使命	利娜	秘密的故事	遭遇	隨糧代徵
宋樾	屈曲夫	田濟	李健吾	巴金	舒羣	金魁	高詠
短篇	短篇	短篇	短篇	中篇	中篇	中篇	長篇
江南曲	木廠	沉淵	投影集	囚綠記	霧及其它	夏蟲集	貝殼
王統照	鄒荻帆	林柯	唐駸	陸蠡	靳以	繆崇羣	莊瑞源
詩集	長詩	戲劇	雜文	散文	散文	散文	散文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八月初版

三十七年七月三版

序

我羨慕兩種人。

一種賦有豐盛的想像，充沛的熱情，敏銳的感覺，率真的天性。他們往往是理想者，預言者，白晝夢者。他們游息於美麗的幻境中，他們生活在理想之國裏。他們有無窮盡的明日和春天。他們是幸福的。

另一種具有冷靜的思維，不移的理智，明察的分析，堅強的意志。他們往往是實行者，工作者，實事求是的人。他們墾闢自己的園地，他們的生活從不離開現實。他們有無止境的樂趣和成就，他們是幸福的。

前者是詩人的性格，後者是科學家的典型。

前者是感情的師傅，後者是理智的主人。

我羨慕這兩種性格。

反觀我自己？

兩者都不接近。

我是感情的奴役，也是理智的僕隸。

我沒有達到感情和理智的諧和，卻身受二者的衝突；我沒有得到感情和理智的匡扶，而受着牠們的軋輾；我沒有求得感情和理智的平衡，而得到這兩者的軒輊。我如同一個楔子，嵌在感情和理智的中間，受雙方的擠壓。我歡喜幻想，我愛做夢，而我未失去動物的本能，我不能扮演糊塗，假作惺忪。我愛鬆弛靈魂的約束，讓牠遨遊空際，而我肉身生根在地上，足底覺觸到地土的堅實。我構設許多崇高的理想，卻不能游說自己，使之信服；我描擬許多美麗的計劃，仍不能勸誘自己，安排自己。我和我自己爲難。我不願自己任情，又不能使之冷靜；我想學習聰明，結果是弄巧反拙。我棄去我所喜悅的，我所寶貴的，而保留住我所應當忘去的，應當屏除的；我有時接受理

智的勸告，有時又聽從感情的慫恿；理智不能逼感情讓步，感情不能使理智低頭。這矛盾和轆轤，把我苦了。

啊！我是一個不幸的賣藝者。當命運的意志命我雙手擎住一端是理智一端是感情的沙袋担子，強我緣走窄小的生命的繩索，我是多麼戰兢兢啊！爲了不使自己傾跌，我竭力保持兩端的平衡。在每次失去平衡的時候便移動脚步，取得一個新立足點，或則是每次移動脚步時，要重新求得一次平衡。

就是在這時刻變換的將失未失的平衡中，在這矛盾和轆轤中，我聽到我內心抱怨的聲音。有時我想把牠記錄下來，這心靈起伏的痕跡。我用文字的綵衣給牠穿扮起來，猶如人們用美麗的衣服裝扮一個靈魂，而從衣服上面並不能窺見靈魂，我借重文采的衣裳來逃避穿透我的評判者的銳利的眼睛。我永遠是膽小的孩子，說出心事來總有幾分羞怯。

這集子就是我的一些吞吐的內心的呼聲。都是一九三八年秋至一九四〇年

春季間寫的。在這時期內敢於把它編成集子問世，是基於對讀者的寬容的信賴的。至今還不會替自己的集子寫序。寫這序的，是自白的意思，也是告罪的意思。以後，不想寫什麼了。

一九四〇年六月二十五日作
者。

目錄

序

第一輯

囚綠記·····	三
光陰·····	八
池影·····	一五
寂寞·····	二二
門與叩者·····	二九
乞丐和病者·····	三八

第二輯

昆蟲鳥獸……………四七

第三輯

私塾師……………七九

獨居者……………九二

第一輯

囚 綠 記

這是去年夏間的事情。

我住在北平的一家公寓裏。我估據着高廣不過一丈的小房間，磚鋪的潮濕的地面，紙糊的牆壁和天花板，兩扇木格子嵌玻璃的窗，窗上有很靈巧的紙捲簾，這在南方是少見的。

窗是朝東的。北方的夏季天亮得快，早晨五點鐘左右太陽便照進我的小屋，把可畏的光線射個滿室，直到十一點半才退出，令人感到炎熱。這公寓裏還有幾間空房子，我原有選擇的自由，但我終於選定了這朝東房間，我懷着喜悅而滿足的心情佔有它，那是有一個小小理由。

這房間靠南的牆壁上，有一個小圓窗，直徑一尺左右。窗是圓的，却嵌着一塊六

角形的玻璃，並且左下角是打碎了，留下一個大孔隙，手可以隨意伸進伸出。圓窗外面長着常春藤。當太陽照過它繁密的枝葉，透到我房裏來的時候，便有一片綠影。我便是歡喜這片綠影才選定這房間的。當公寓裏的伙計替我提了隨身小提箱，領我到這房間來的時候，我瞥見這綠影，感覺到一種喜悅，便毫不猶疑地決定下來，這樣了截爽直使公寓裏伙計都驚奇了。

綠色是多寶貴的啊！它是生命，它是希望，它是慰安，它是快樂。我懷念着綠色把我的心等焦了。我歡喜看水白，我歡喜看草綠。我疲累於灰暗的都市的天空，和黃漠的平原，我懷念着綠色，如同涸轍的魚盼等着雨水！我急不暇擇的心情即使一枝之綠也視同至寶。當我在這小房中安頓下來，我移徙小檯子到圓窗下，讓我的面朝牆壁和小窗。門雖是常開着，可沒人來打擾我，因為在這古城中我是孤獨而陌生。但我並不感到孤獨。我忘記了困倦的旅程和已往的許多不快的記憶。我望着這小圓洞，綠葉和我對話。我了解自然無聲的語言，正如它了解我的語言一樣。

我快活地坐在我的窗前。度過了一個月，兩個月，我留戀於這片綠色。我開始了解渡越沙漠者望見綠洲的歡喜，我開始了解航海的冒險家望見海面飄來花草的莖葉的歡喜。人是在自然中生長的，綠是自然的顏色。

我天天望着窗口常春藤的生長。看它怎樣伸開柔軟的卷鬚，攀住一根綠引它的繩索，或一莖枯枝；看它怎樣舒開摺疊着的嫩葉，漸漸變青，漸漸變老，我細細觀賞它纖細的脈絡，嫩芽，我以偃苗助長的心情，巴不得它長得快，長得茂綠。下雨的時候，我愛它淅瀝的聲音，婆婆的擺舞。

忽然有一種自私的念頭觸動了我。我從破碎的窗口伸出手去，把兩枝漿液豐富的柔條牽進我的屋子裏來，教它伸長到我的書案上，讓綠色和我更接近，更親密。我拿綠色來裝飾我這簡陋的房間，裝飾我過於抑鬱的心情。我要借綠色來比喻蔥龍的愛和幸福，我要借綠色來比喻猗郁的年華。我囚住這綠色如同幽囚一隻小鳥，要它爲我作無聲的歌唱。

綠的枝條懸垂在我的案前了。它依舊伸長，依舊攀緣，依舊舒放，並且比在外邊長得更快。我好像發現了一種『生的歡喜』，超過了任何種的喜悅。從前我有個時候，住在鄉間的一所草屋裏，地面是新鋪的泥土，未除淨的草根在我的床下茁出嫩綠的芽苗，蕈菌在地角上生長，我不忍加以剪除。後來一個友人一邊說一邊笑，替我拔去這些野草，我心裏還引爲可惜，倒怪他多事似的。

可是每在天早晨，我起來觀看這被幽囚的『綠友』時，它的尖端總朝着窗外的方向。甚至於一枚細葉，一莖捲鬚，都朝原來的方向。植物是多固執啊！它不了解我的對它的愛撫，我對它的善意。我爲了這永遠向着陽光生長的植物不快，因爲它損害了我的自尊心。可是我囚繫住它，仍舊讓柔弱的枝葉垂在我的案前。

它漸漸失去了青蒼的顏色，變成柔綠，變成嫩黃；枝條變成細瘦，變成嬌弱，好像病了的孩兒。我漸漸不能原諒我自己的過失，把天空底下的植物移鎖到暗黑的室內；我漸漸爲這病損的枝葉可憐，雖則我惱怒它的固執，無親熱，我仍舊不放走它。魔

念在我心中生長了。

我原是打算七月尾就回南去的。我計算着我的歸期，計算這『綠囚』出牢的日子。在我離開的時候，便是它恢復自由的時候。

蘆溝橋事件發生了。擔心我的朋友電催我趕速南歸。我不得不變更我的計劃，在七月中旬，不能再留連於烽烟四逼中的舊都，火車已經斷了數天，我每日須得留心開車的消息。終於在一天早晨候到了。臨行時我珍重地開釋了這永不屈服於黑暗的囚人。我把瘦黃的枝葉放在原來的位置上，向它致誠意的祝福，願它繁茂蒼綠。離開北平一年了。我懷念着我的圓窗和綠友。有一天，得重和它們見面的時候，會和我面生麼？

光陰

我曾經想過，如若人們開始愛惜光陰，那末他的生命的積儲是有一部分耗蝕的了。年青人往往不知珍惜光陰。猶如擁資鉅萬的富家子，他可以任意揮霍他的錢財，等到黃金垂盡便吝嗇起來，而懊悔從前的浪費了。

我平素不大喜愛錶和鐘這一類東西。它金屬的利齒瑟瑟地將光陰嚙食，而金屬的手復的的答答地將時間一分一秒地數給我。當我還有豐餘的生命留在後面，在時光的賬頁上我還有可觀的儲存，我會像一個守財虜，斤斤計較寸金和寸陰的市價麼？偶然我抬頭望到壁上的日曆，那種紅字和黑字相間的紙頁把光陰劃分成今天和明天。誰說動物中人是聰明的？他們把連續的時間分成均勻的章節，費許多精神去較量它們的短長。最初他們用粗拙的工具刻劃在樹皮上代表晝夜，

現在的人們則將日子印在沒有重量的紙條上，每逢揭下一張來，便不禁想『啊！又過了一天！』

怎樣我會起了這些古怪的念頭呢？是最近的一個秋日的傍晚，我在近郊散步，我迎着蒼黃的落日走過去，復背着它的光輝走回來，足踩着自己的影子。『我是牽着我的思想在散步，』我對自己說。『我是踪躡着我的影子，看我趕不趕得過它？』我一面走一面自語。『我在看我自己影子的生長，看它愈長愈快，愈快愈長，』我獨語。總之，我是在散步罷了。我攜着我的思想一同散步。它是羞怯得畏見陽光，老躲在我的影子裏。使得我和它談話，不得不徧過頭去，偻偻着身子，正如一個高大的男子低頭和身邊的女子說話，是那麼輕聲地，絮絮地。

我們走着走着，不知從那裏來的一枚樹葉，飄墜在我們的腳前。那樣輕，怕跌碎的樣子。要不是四週是那麼靜寂，我準不會注意。但我注意到了，我撿了起來。我試想分辨它是什麼樹葉？梧桐的，楓槭的，還是樺櫟的？但我恍若看到這不是一張樹葉，分